

历史之流——我读吴为民自传

侯维恕（台湾大学物理系）

吴为民与我其实素昧平生，但为了能到访他向来可望不可及的台湾，他经由费米实验室的共同友人与我联络上了，在他年届七旬之际，达成了心愿。世界科技出版集团主席潘国驹教授请我写书评，虽然我自认不谙任，但想到吴为民一生的际遇，或许我能提供特殊的视角，也就答应了。与其说是书评，其实是阅读心得。

我们都活在历史的流里，一个人的一生就是历史的特别剖面。吴为民的一生见证了中国 70 年的历史，当中有汗、有泪、有血，也有着骄傲与叹息。

吴为民比我大上半代，家里是上海的宁波人。我母亲是上海的无锡人，比他大上半代，但只比他母亲小个七岁。可是，骨子里善于经商的宁波人，他母亲又参与过工厂管理，父亲则是自学出身的会计，却同情并资助共产党人，而我的母亲则二十岁不到便因属活跃右派学生而被国民党运到台湾。我们身不由己的人生从此殊途。但吴为民在中国、欧洲、美国都工作过，而我则在美、欧、台以及日都工作过，拥有相似的世界观，因此也还蛮能共鸣的。

虽然支持共产党，但在共产党统治下不断的运动里，吴为民的父母却难逃准黑五类的命运。吴为民则在青春期过后脱胎换骨，开始展现他独立、自由思考的个性，让他在与共产党员的相与上，碰上不少麻烦与挫折，包括他在复旦大学难忘的初恋。虽然他不幸（我认为有幸）错过了留学苏联，但在命运之神的帮助下，从水乡江南远赴兰州念研究生。因文革的发动，他也上（尹家）山、住窑洞，下乡大串连，认识了广大中国百姓的贫穷。他因卷入运动当上“常委”，还好时间不长。去偏远但对中国战略重要的兰州其实是他的拯救。因为他被接管兰州大学的特种部队看上，把他拉去中国人造卫星计划的“基地”。在这里，他在复旦优异的物理背景与活跃思考得到发挥，借半自动数据读出系统，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作出了实质贡献。命运之神也因此把他的人生继续往前推进。

吴为民随基地拓展分部而来到山西。在这里，他认识了该基地五位将军之一的女儿，从工作伙伴到成为夫妻，一位懂数学，一位熟悉程式（程序）编写，两人相得益彰。吴为民的岳父是井冈山等级的老红军，与他岳母都是“可敬可爱”的共产党员。他可敬的岳父后来也成为他的救命恩人。

接下来，奇特的转折发生了。在文革结束、周恩来与毛泽东相继过世后，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，包括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。吴为民不能忘情他大学所学的核物理，因妻子在北京看病的缘故，不知如何地福至心灵，自己跑到高能所毛遂自荐。在另一位可敬共产党人帮助下，他还真的从国防科委辖下的山西基地转入高能所，开展了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，带领中国科学家，率先走进西方高能科研世界。他被选上参与李政道先生亲自授课的粒子物理密集班，又再被选派到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参与斯坦伯格（1988 年诺贝尔物理奖）的 CDHS 实验。这又是一位他一生的贵人。吴为民抵达苏黎世机场，“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”，好像来到了另一个星球。那是 1979 年 11 月，37 岁的吴为民生平

第一次出长年封闭的国门，他的心情与激动，我可以感应。我自己 1980 年大学毕业出国到洛杉矶，虽然台湾已有高速公路，仍然惊艳于洛杉矶高速公路网的壮观与美丽。

吴为民认真学习投入工作，一年后便将负责的模拟成果在波兰举行的 CDHS 会议中报告。当时波兰的共产党因团结工会运动以及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信仰，已接近名存实亡。后来在 1984 年他的友人与合作者开车载他经过西德到莱比锡开国际高能会议，亲身体会了东、西德的落差。这些第一手的接触，想必在吴为民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随着斯坦伯格发展下一个更大型的 ALEPH 实验，因为表现优异，吴为民在高能所倡导与 ALEPH 的合作，并且“要成为真正的国际合作，必须在中国本土参与制造探测器，并在硬件与软件两方面做出贡献”。比我在台大推动高能实验早了十年。他又被当时高能所的叶铭汉所长擢拔为北京谱仪研究室副主任，让 ALEPH 的合作经验回馈到北京谱仪的建造。以 25 万人民币的预算，吴为民还真的为瑞士 CERN 的 ALEPH 实验完成了覆盖六十六个大型粒子探测器的塑料流光管，连与 ALEPH 竞争、领导 L3 实验的丁肇中先生都当面称许。吴为民优秀的姐姐又成了他另一位贵人，利用她在上海的人脉帮吴为民打通了与上海塑料制品研究所的联系。

吴为民自认最大的成就，能记载史册的，是在 1986 年 8 月 25 日自北京向瑞士 CERN 的斯坦伯格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，经由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查证，确认乃是中国的头一遭。但事情总不会是凭空发生，除了开放的国际合作之外，还有吴为民的机灵。他自己想出、也执行完成了将终端机与计算机以无线相连结，这是吴为民一生自认最大的创新。是这个创新，并斯坦伯格建言“现在要认真考虑在中国的土地上搞数据分析”，促使吴为民开发了与 CERN 的连线。吴为民的另一颠峰，乃是 1987 年 6 月因叶铭汉所长不克出席而由他代表，自瑞士赴瑞典乌普萨拉欧洲高能物理年会报告北京谱仪的进度。他将周长 200 米小小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与 CERN 周长 27 公里大大的 LEP 对撞机相比，再把眼光拉到全地球，说“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成员，为了共同的目标，走到了一起”，赢得了长达数分钟的掌声。他在复旦的老师倪光炯教授也在座，为此激动不已。要知道虽然中国已改革开放，但柏林围墙当时尚未倒塌。这是吴为民第一次、且唯一的一次代表中国高能所在高能国际会议上做报告。的确，他代表了中国，他得到的掌声也是为中国的！

在掌声的前后，吴为民的人生走向了新的大转折。他 1986 年丧父，1987 年丧母，这是不幸，却也可说有幸。不幸是因为父母吃了许多苦却没享多少福，幸则是他们不必经历六四所带来的动荡，与吴为民漂泊所伴随的担忧。吴为民因喜欢摄影，当时拥有摄影机（录相机）。想必也是因为没有预期到六四事情后来的发展，他跑到现场录了影。但他坦承自己不是英雄而是怕死鬼，因此冒着较低的危险将影带托意大利合作者携出中国。等到“除恶务尽”风声鹤唳时，他说“我绝对要活下来”，活下来就是见证，死了就没有了。看着六四惨案接近实景的叙述，我落泪两次，一次为热血青年与北京百姓，包括已经上了飞机却被点名拉下去的年轻人，一次为吴为民自己出走的经历，到达日内瓦时抱着德国友人大哭。在这里，除了高能所的朋友、同事的帮助，他岳父的座车也帮他抵达机场。综观吴为民所述，无论是否共产党员（或任何掌了权的身份！），第一就是先做个好人。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中国历代不缺惨烈的事，但这绝不能当作让惨事继续发生下去的借口。

吴为民的出走，又再将妻女接出，突显了他交友的广阔与能力（我何尝不就是他与人交往能力的一个例子）。许许多多的人对他伸出援手，包括潘国驹教授、吴秀兰教授和斯坦伯格。然而要在四十六七岁放下日正当中的事业做不情愿的移民，当然经过诸般挣扎，也付出了许多代价。他的家人从瑞士抵美与他团圆，当天他奇迹式的达成了买房；不久他

开始学习美式生活，在资本主义大本营成为小资产阶级。他拿到美国绿卡时已近五十岁，但一部分说来，却是被高能所党委给逼走的。他在尖端的费米实验室工作却不再有以往的激情，而是变成一种职业，“做一名普普通通的物理学家，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”，读了令我心酸。他体会了美国人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，开始走向接受自己成为美国公民，虽然他面对自由女神像时心中感慨万千。因为在不同国度的生活，突显出了双方性格的差异，他的第一段婚姻结束了，这何尝不是被迫移民下的牺牲品。所幸他很快梅开二度，而竟然与前妻维持很好的关系，幸甚。

吴为民的故事，有血有肉地充满了一本书，见证了他的一生，也见证了他的时代。他中年因六四而遭遇转折，比起过去百年许多中国人不幸的遭遇，已经幸运太多、太多了。中国目前的发展，虽然蓬勃，但仍在危险之中，需要许多的突破。

我用了命运之神、贵人等语，想必有些封建。吴为民也批评台湾仍用“民国多少年”为封建的馀续。但吴为民自己诗书涉猎不少，比起文革那一代强多了。抓住一些传统旧事，真的不好吗？从家（族）到更大的群体，珍惜过往乃是美事，因为我们活在历史之流里。吴为民自己因他一生的传奇经历，是相信有一位无名上帝的。我也相信，是这位无名却掌握一切命运之神，眷顾了他，留他为见证。以他健朗的身体，必然可以见证中国的复兴、并他的两个祖国的交好的。这也是我的愿望。